

## 忍古楼诗话 民国 夏敬观

番禺梁文忠公鼎芬（节庵）先生遗诗六卷，为龙游余绍宋所编。公歿后，余氏捡其钞存之稿不可得，乃取龙氏《知服斋丛书》稿本，得二百五十二首。复遍从朋游钞集，得七百四十余首，多由公往所书贱扇录出，詮次校警，可谓勤矣。公诗孤怀远韵，方驾冬郎，而身世亦相若。近人诗可与公比类者，惟曾刚甫京卿习经，公诗较刚甫疆宇为大也。予得公遗诗四首，盖余氏所未及搜得者。

《晓来十七柳亭》云：“早觉鸟声好，始知今日闲。池光新水到，柳色旧人攀。从政无能事，看花笑世颜。及时归正好，吾自有深山。”题下公自注：“陈觉叟按察湖北，筑于乃园。”《怀季莹》云：“登亭念所知，人去独来迟。细马池边影，寒花雨后姿。初逢惊病状，当别问归期。事与心违久，吾生有钓丝。”《题汤贞愍梅花》云：“犯冷穿行数十松，老夫乘兴不支筇。寒云淡日梅花世，伴我衰迟有鹿踪。”“苦意贞心偶见花，人生各自有天涯。纷纷桃李千杯酒，何似寒家一茶。”

小西园者，吾兄达斋之别墅也。池台亭馆，占地约二亩余，布置幽曲，距吾家壶园里许。南昌城中，惟此二宅之园，较称胜境。今皆易主矣。华澜石有《小西园看菊兄蔗昫兄》诗二首，其一云：“群卉乘时开，虽好甯免俗。风露见天真，洗链出秋菊。自从有此花，庭宇始清肃。碧叶爱新霜，金英照晴旭。攸然篱落间，久久散微馥。游屐时一来，可近不可读。高洁在性情，何必植岩谷。渊明今剧无，一杯当谁属？”其二云：“我观于黄花，如人有白发。秋气一以凝，超然露清拔。常情欢晷晚，天倪徒见滑。造物择所胜，贻之以霜雪，故山黄茅堆，频岁掩枯骨。平生看花眼，阴翳不再豁。毋使花笑人，行乐当作达。何日不重阳，溪螯犹可掇。”澜石名焯，江西崇仁县人。与兄辉先后得甲科，官翰林院编修。蔗昫，焯字也。予从姊适焯为继室。辛亥后，达兄避居于沪。时蔗昫夫妇留寓小西园。澜石有《持庵集》四卷。其诗冷俊深刻，绝弃凡响，自成一家言。孤吟无侣，除二、三同里外，罕与世接。世几不知吾乡僻间，有此足迹远屏、操行高洁之诗人也。

澜石诗不特五言为佳，各体均有其至者。聊录数篇，以见一斑。《红梅花下作》云：“去年我为梅花归，一两枝开春色俭。今年花开可半树，春心欲放还微敛。疏疏绀跗粲红萼，珍重胭脂非浪染。花德如斯格始高，所性初非受天减。山中得一可胜万，桃李纷纷坠风范。颇似浚冲标简要，却异灵均长吨颌。冰晨冻雀偶相偃，晴书游蜂许来犯。为妨攀折勤护惜，小苑回廊门自掩。了无伴侣不恐怖，夜夜银蟾试肝胆。隔墙风醉黄蜡梅，欲送香疑不敢。”《书斋坐雨》云：“春风都入雨纷纷，每向丛篁矮桂闻。郁郁芳林病花蕊，沈沈深苑引苔纹。溪流浊秽虽资水，山吐浮淫岂是云。闭户幽人原不出，赖消寒气拨炉薰。

”《归舟杂咏》云：“橙昏夜欲阑，远梦思漫漫。月入知篷裂，霜侵怯被单。不知登陇客，何处息征鞍？南雁几时北，封书寄与难。”时其兄方赴官甘肃也。《舟行风厉》云：“坐中倾仄动杯盘，听水听风诗魄寒。远见前头小渔艇，青山扶住片帆安。”《山行口占》，其一云：“崇山走蜿蜒，远望生云烟。行近转无见，苍苍还在前。”其二云：“入山境屡变，意想不可预。但听流水声，知近云深处。”大凡诗之至者，深入须能漫出。生涩而语晦，藻密而意浅，以云学孟学韩，皆无是处。澜石未有此病也。

先君子自湘罢官归里，购徐柳臣故宅居之。宅西有亭榭廊馆，稍稍修葺，颜曰壶园。园中旧树，有樟，有银杏，有桂，有松，皆百余年木也。先君子《壶园遣兴》诗云：“一庭团绿树阴阴，帘幙低垂暑气沈。读画看书消永昼，栽花种竹费闲心。炎风户外蒸金粟，凉露阶前滴玉簪。且借碧篱联雅会，欧公生日补杯斟。”“洞天高卧石床凉，小有林泉学退藏。三径荷锄陶靖节，一峰拜石米元章。题诗笞磴闲情寄，抱瓮蔬畦野兴长。茉莉夜来香过处，幽兰毕竟更芬芳。”“秋光先到野人家，（用陆放翁句，庚戌朝试以此命题。）回首当年赋物华。真是萧疏惟陇亩，从今闲适足桑麻。望秋一叶惊桐树，避暑三山忆藕花。剩有江湖清梦在，不须流落感天涯。”壶园亭馆，曰清啸阁，先君子以名诗集；曰有嘉树轩，曰直风今页之斋，曰梦隐草堂，曰金粟山房，曰听秋声馆，曰小沧浪亭，曰小蓬莱，曰棣华楼。有井甚甘，名曰雪泉。先君子《雪泉歌》云：“豫章名泉不可数，双泉堂湮迹已古。汲泉必从大江流，安得辘鲈便携取？我庐原有井一泓，久失疏浚填泥土。何况砖石岁坼崩，今年又复塌淫雨。一劳冀可收全功，不惮力奋气为鼓。淤泥既尽得白沙，沙上出泉涌膏乳。坡公凿井四十尺，白鹤新居颇自翔。今我因旧溯其源，一番经营效立都。自来地脉关盛衰，醴泉之出痼疾愈。用锡嘉名曰雪泉，一瓯凉雪清肺腑。客来雅兴共品题，两腋风生动松尘。平生多有无意遭，天公似谅余心苦。”园廊东壁刻石，有苏、黄、米、蔡法书，皆名刻工汪啸霞所鐫。先君子歿后，凡二十四年，遭辛亥之变，子孙贫不克守，园遂易主。谨记于此，以示不忘。

汉寿易实甫（顺鼎），童时陷贼中。其父函叟方伯，拒不以贿赎。贼爱护之，养为己子。僧格林沁夜追贼，得实甫，问知为易布政子，以付应城县。其事与吾乡宋少保筱墅子陷回中相类。易子慧而宋子平平无奇，则不同也。通州范肯堂（当世）有述实甫事诗三首，云：“妻孥是何物？不信爱难休。寇盗焰方炽，风云气正秋。孤雏凤鸾似，一折死生羞。曷怪中兴易，群才若是道。”

”“飘忽夜从贼，僧王盖有神。甯知汝孺稚，从此识天人。灯火千貂卫，风烟万马尘。田横古难画，何况迹云陈。一劫众亦易非，慈仁有大同。可怜全我友，不忍贼斯翁。侧怆井有孺，曦嘘莽伏戎。眼前生齿满，谁与祝天公？”肯堂

以文为诗，大都气盛言宜，如长江大河，一泻而下。滋蔓委曲，咸纳其间。集中《戏书欧公答梅圣俞诗后》，有二语云：“文之于诗又何物，强生分别无乃痴。”盖肯堂自道其诗之旨趣，亦如是也。制长题，须明诗意而不与诗复，极不易为。肯堂效东坡特工，然间亦稍冗耳。

实甫笃好扶乩，谓尝遇李仙于并门，证其为张梦晋后身。其《题张梦晋画折枝长卷》云：“月下仙人萼绿华，茶红竹翠影交加。凌寒写出真标格，不是徐熙没骨花。”“纸尾亲题正德年，虎丘别墅印文鲜。山塘万古春愁海，谁遣名花一泊船。”“双坟玄墓记曾寻，如雪梅花一尺深。绝代佳人为死友，天荒地老岁寒心。”“吴下狂生跌宕才，早年情死亦堪哀。此图即是三生石，使我茫茫万感来。”“黄茆熨斗记曾看，过眼云烟付达观。梦到昔年呼酒处，一天风色太湖寒。”“梁园岁暮正无聊，魂断江南不可招。惭愧故人千里意，汴云燕雪奇迢迢。”“飘零墨泪劫灰余，知己平生几六如？旷代何人能鉴赏，怜才更有毕尚书。”“时飘文雅未须称，数有封章在中兴。圣主即今前席待，岂容苟相老兰陵。”实甫在清代，官至广西右江兵备道。为岑云阶制军所劾，罢官去，潦倒江湖。辛亥后，遂屈居僚下，携一妾居京都，穷困抑郁以死。与孟晋乞食相类。一时假记戏言，竟成终身讖语，亦可哀也。实甫诗生前陆续自刊，未有全集。歿后甯乡程子大（颂万）将为编定，子大旋亦下世，遂不果。其弟由甫（顺豫）诗才亦与相埒，其集罕见。余篋中有由甫赠陈伯弢诗云：“读汝新诗本，神州道不孤。独怜依幕府，何事在江湖？铁瓮朝来去，金台梦有无。秣陵花下路，相见泪应枯。”并录于此。

易实甫幼陷贼中事，侯官黄秋岳挽实甫诗，以何平叔为比，注谓：“平叔七岁通神，实甫少有神童之目；平叔为阿瞒假子，实甫少陷贼，伪启王亦以小王子呼之；平叔粉白不离手，实甫早修边幅，老而自谓有少容。”则较肯堂所记尤详也。诗云：“井水旗亭姓字香，老沦贫病遇堪伤。一生颇类何平叔，九牧终怜盛孝章。未信楹书真失托，故应篋句未全忘。阳狂晚节休相诟，饮药从知举国狂。”秋岳此诗，概括易实甫一生，可作其小传观，因并录于此。

闻吴董卿言肯堂为义甯陈右铭中丞作墓铭，公子伯严酬以千金。携至扬州，访柯逊卢运使。一夕就王义门谈，至深夜始归客舍，而卖文金已为盗所攫去矣。董卿投诗，先有“千里卖文钱易尽”之句，遂以为讖。今集中有《答董卿诗》，云：“盗爱余钱非盗跖，卖文所得尽今宵。悲歌吴季诗成讖，笑乐王生兴已消。不信重城能放手，谁将万贯更缠腰？抛除锁钮安排睡，直放酣然一梦遥。”《失盗翌日，晨起作之》：“向时平寇论，方晓尽成空。一贼盗吾有，万端无计穷。留居殊旷荡，去路已疲癯。丝尽茧仍失，飘摇秋树虫。”

新建杨昫谷刑部增萃，遣诗八卷，近王君揖唐为之刊印。昫谷生平作诗，实不

止此。其在清季所作，遗失于岭南。今集中有《次和赵幼梅见赠》诗云：旧写好诗坐卧俱，友人嗟赏疑梵书。自失此编百回索，甚于赤水求玄珠。闲中追诵遣八九，得君俊语欢何如。”盖即述在粤时失其诗卷也。予篋中有其诗贱数纸，今集中亦不载，兹录于此：。几经摇落到秋时，梦境重寻事可悲。叶战雨声供扰乱，花争风力费撑持。白猿剑在光应涩，红鲤书来信已迟。独向浮云空虚去，颇闻帝释有余悲。一梦外山摇一发青，古愁重叠酒无灵。鞭魂晓逐雷前电，嵌骨宵分露后星。莫便中原留巨蠹，更寻大海葬残萤。乾坤旋转须臾事，岂用《阴符》一卷经。“种界纷争苦不休，十年誓炉向谁酬？似闻运会张三世，要遣声光拓五洲。月转虚堂残燕伏，风生废井乱蛙愁。白猿尽有重逢日，莫枉青萍间斗牛。“故册沈沈廿四家，群儿空拨旧泥沙。碾山作屑魂俱絮，簸海成尘眼忽花。雾在青天河蠹虱，风来白地龙蛇。合群团体情何限，惆怅荒原日又斜。一腾腾热力几人同，歌哭无端到梦中。起趁鸡声天下白，来搜蛟泪海边红。皮毛甯判追风马，鳞爪浑疑作雨龙。总为顽云驱不尽，但求一隙破鸿蒙。”“已经万亿尘沙劫，又是河枯海冻时。名士清谈消麈尾，英雄旧恨压蛟眉。死灰拥壑风云少，顽石当山日月迟。自铸奇愁何处剖，三千世界一游丝。”题为《次李亦元韵》，乃宣统年间所作也。

昀谷通籍後，愤於朝政日非，欲投劾归隐，於故乡西山购朱霞寺，将居之。朱霞，一废寺也，久无僧居住，为乡里土豪聚而营私之窟穴。竟横出阻挠，聚众殴之，伤其公子。自是遂弃去，复官京曹。时予兄芟舱与南昌万潜斋丈，亦购西山云堂寺，为习静之所。辛亥後，子兄招子避居云堂而未往。昀谷与赵尧生，有偕隐峨眉之约，亦未果。子赠诗有云：“峨眉险帜不易上，朱霞云堂路亦坳。避人东海良暂安，合眼还家梦频作。”叠和又云：“云堂本与朱霞邻，两寺台迎方丈坐。要知江海非久计，腰脚莫憎山路坳。”昀谷和诗有云：“云堂朱霞各邻近，倦时乡梦从头作。眼底头陀是归路，经卷还须白马驮。”今集中作“虚堂”，盖云堂之讹也。昀谷精研佛乘，理解透辟，其人自有来历。而晚岁困顿，及奇家津沽，子弟竟有无端遭遇不测之事。是亦前因，必於此生了之耶？吾曹欲脱履世尘，投身穷谷，如此不易，亦只凭经卷遮眼耳。

中江王聘三方伯乃徵，晚更名潜，字病山，曾官吾省知府。子於三十年前识之於朱古微侍郎坐上。其诗沈著无凡响。歿後，诗卷尚无刊本。《闻西湖雷峰塔圯感赋》云：“九百年前保土雄，中闺檀施矗穹窿。寰区妇孺呼名久，幻作飞埃夕照中。”“破空危影倒波明，装点湖山古性情。十载南冠携酒至，一弹指顷断鸥盟。”“成住坏空参佛谛，盛衰兴替总天心。曾无珠网前埋地，那得金铃再叩音。”“白马虚鸣龙护休，水光山色黯生愁。为询结伴巢居子，残日荒冈可久留。”“乱後湖气象更，输金卜筑使人惊。神州余此埋忧地，突震青天

霹雳声。”“浪传蛇孽不知年，九百虞初古未删。莫怪氓滋谰语，眼中斯世岂人间。”“万千残甃敌牟尼，一窍中函贝叶齐。倘幸六丁无力取，佛心今与散浮提。”“雨态晴容亲咫尺，定香桥畔故人扉。而今应是昏鸦点，犹绕峰头散乱飞。”诗中所云“巢居结伴”，指陈仁先、胡晴初也。陈胡交最密，近忽有隙。世言萧朱结绶，王贡弹冠，交道难矣。晴初为病山所得士，晶节极高。病山辛亥後闭门不出，攻苦食淡，为遣老巾最能忍贫者。其七十初度作诗云

：“乱世获苟全，处约亦何病。吾生颠沛境，古人或又甚。乾坤疮痍裹，养此星星鬓。犹能劳筋骨，未觉厌蔬。所嗟蹇钝质，时迈学无进。於道未有闻，往哲何寥宣。百六数已极，妖诊势益横。验之平陂理，终俟天人应。漆园喻深根，子舆谈忍性。於中必有事，云何得其证。”於此诗可见其处境之穷也。

予生平得凶梦者二，予妇陈恭人歿，及子弟敬鉴溺死鄱湖，皆已前验。痛定思痛，所不忍言。壬子元旦，又得异梦：挈全家坐块土上，地崩坼，四面皆水。甲子，予康桥宅成，邻地忽掘土深数丈，广十余亩，犖土卖於海关填洼地。予门外遂成泽国矣。窃以为验。然念世变之亟，心忧陆沈，仍恐不免也。一日，诸贞长至，予为诵梅宛陵诗：“波波入杞国，悄悄谁忧天？”贞长遂为诗纪之，以广子近忧。诗云：“君昔僦人居，往过辙赋诗。君屋成四年，何能无一词？高楼俯林薄，榱栋皆自为。夸人以水胜，门外临清漪。种柳虽未长，照水先有枝。种蔬虽苦潦，租地先安篱。裹足日不出，奉母娱妻儿。橐金已挥斥，畚鍤不告疲。缚茅得两亭，更辟东西池。岂独资灌溉，潦湿亦有归。我来数易观，君笑力独施。自言谢交游，野居今所宜。车骑不到门，地僻拒喧驰。名山隔云堂，故廨忘都司。君有不得已，先业难存遗。昨为述噩梦，陆沈疑有期。全家据片上，追述且累曦。此语非不祥，成毁无端倪。天地即崩坼，君屋能守之。我有屋在杭，门巷君所知。旦晚可归视，茶苦甘如饴。万物本天赋，众庸能自私？沧海方横流，慰君某在斯。”云堂，予兄所购寺也。予家壶园，邻都司署，辛亥後已易主矣。故诗中及之。贞长杭州宅在惠兴里，毁於火。其所置王庵，在湖墅，为毛仲瞿故宅。其得王庵，颇为乡人所嫉视，亦犹昀谷之买朱霞也。贞长有《王庵暂为我有》诗云：“拓地何期册亩霓，避人岂冀一身安。移栽丛柳村前见，留取方塘屋後看。随分老当资佛力，不耕久已愧儒冠。半山空有争墩累，始信求田问舍难。”贞长名宗元，山阴人。有《大至合诗集》。

攸县龙毅甫级年，芝生师之子也。数年前避乱来江南，病心脏已久矣，遂歿于沪。其《丁卯除夕金陵》诗云：“才住真州又润州，便来白卜暂勾留。旅怀扰扰风中蠹，归思迢迢水上鸥。钱岁看儿调水果，残年与弟计乾银。全家半在危城里，剪烛观花卜未休。”“虎口逃来胆尚寒，余生当慰酒杯欢。长馋托命诗

情健，短剑依人旅夜宽。去岁有梅香溢袖，今年无雪冷欺冠。商量置棹明朝事，一饱移家可便安。”毅甫诗才甚清，惜其早逝。乃弟达甫将为刊其遣诗，尚未果也。

江都梁公约迄（葵），工诗，顾不甚存稿。歿后，其子孝咏搜集篋中写定本，印于《学衡》杂志中，名《端虚堂诗集》，不及百篇。公约诗才甚隽，所遗弃者，未必逊于所存，惜多散落，无由拾取也。予篋中有其遣诗二篇，为写定稿所未载，亟录于此。《寿萧畏之》云：“一静脱万器，天许汝索居。渴饮已止水，饥餐无名蔬。役生徒录录，袞一能舒舒。眼中尘过隙，身外风翻车。先生梦独冷，清兴常有余。艺菊得寄傲，<sup>⊙</sup>药还自愉。蹇行不觉远，幽坐不觉孤。乍夜香已歇，窗月白生虚。落叶打柴扉，有时来酒徒。进退无主宾，相视各轩渠，问讯醉与醒，真意无时无。汝贞自多寿，清味道之腴。冉冉江上春，将我尺一书。忽忽离乱中，我亦成老夫。执手重相镜，尚未白髭须。新歌定怡人，聊复踞灶觚。”《赠湘人萧莼秋》云：“黄金销尽少年梦，萧寺穷店风雨残。曩日楚狂人不识，破衣沽酒大江寒。”

兴化李审言详，著作甚富。卒末被水，遗稿漂失。歿后，其诗卷亦不知所在？兹检视篋中，得其诗十数篇。《嘉应古公愚奇巩经室全集至》云：“太傅文章冠斗躔，奇从沧海伴珠船。直教破涕琅裊字，痛忆招魂卒亥年。（余此书藏安庆存古学堂，辛亥九月冯洋师掠去。）赠子惟宜迫水好，怀人终占怅遥川。听秋许叩翠经秘，（谓同旦顾听秋咏葵。）莫窃中声便浪传。”《集宴洪鹭汀园争和周梦坡韵》云：“着地风霜夜气残，婆娑生意觅余欢。群器取静翻成异，孤抱初申孰谓宽。拓落自供双眼白，槎愁撼寸心丹。鲜鲜业菊偏宜好，根触当筵一笑难。《读海藏近诗题赠》云：“万折朝宗誓不回，菊花篱落正须开。只疑天醉无时醒，重有江南剧可哀。踽踽避人工玩世，茫茫搔首独登台。遭污原涉多豪杰，忍待光宣愧此才。”《上海遇陈星南赋赠》云：“国亡身在遇屯遭，鬓发飘萧两黯然。时世正忧天宝定，交游回溯义熙前。颓龄文字弥堪重，汐社人才各自怜。撰杖有儿能对客，欲持渠辈故囊钱。”《题黄公度人境庐诗草》云：“廿载无人继硬黄，（贵筑黄琴坞有‘硬黄’之称，袁忠节公昶复举以赠永嘉黄漱。）如君合署此堂堂。凤鸾接翼罹虞网，蝼蚁先驱待景皇。诗草墨含醇酰味，英灵名破海天荒。试看生气如廉蔺，孰与吴儿论《辨亡》。”《管领》云：“管领西籟八九间，书丛自署小琅环。园供行药仍开径，户不垂帘独掩关。未绝华风存一线，悬知圆峤即三山。太平词客真难遇，（明薛千仞为大平词客六十年。）饶羨行云识往还。”《闻警示古愚义门》云：“市声喧沸管弦愁，蜃气青红半入楼。小立斯须如有失，忽将欢笑付沈忧。连云甲第谁能去，盖海戈船莫浪搜。共有猗园残梦在，未妨作连续良游。”《邺都行》

云：“君不见阿瞞公然挟天子，许都未覆邺都起。邺都兵马豪且雄，汉家龟鼎移魏宫。三台奏伎回落日，九锡劝进夸奇功。老瞞心事如山海，自谓周文直有待。苟或失指误平生，临淄谋嫡遭欺给。羽翼群臣右五官，铜台末命涕才澜。西陵墓树征西碣，倏忽黄初易建安。子恒习知舜禹事，有儿徒为系刘地。三马同槽讖早成，路人潜掩曹髦泪。邺中怀古重心伤，邺巾有记剧苍凉。汉家孤寡曹家弱，石氏前摧彦氏昌。高石于今在何许，但道英雄有魏武。谁教遣令见台郎，分明传出伤心语。回天倒日力易倾，高台无迹曲池平。老瞞精爽难为厉，终古清漳流恨声。”《自题望庐图（潘安仁悼亡诗：望庐思其人，先妻赵孺人歿后，乞秀水全殿丞绘斯图以寄意）》诗云：“老客江湖老未归，望庐翘首倍依依。分明复堑埋云后，懒作身先去鸟飞。疏星替月耿微明，叶落空阶夜有声。记得年年当岁暮，拥鲈严漏计归程。”《寄怀王义门宣古愚》云：“南海收珠日夜深，归装闲斥橐中金。校书马队寻常事，苦惜当年用世心。”“不见古愚将半载，酒楼孤负食办鱼。天涯何处霞飞路？梦里寻回薄笨车。”《十月廿夜赵孺人入梦》云：“八年无梦觅稠桑，怪尔褰帘一笑忙。愁苦欲通人已逝，但余明月照回廊。”“班驳霜华上鬓丝，可怜汝亦瘦腰支。重寻促漏遥钟句，肠断销魂是此时。”《寄丹徒陈星南》云：“访旧几疑在日边，春申浦上客年年。德星未可寻常聚，直与相望也自贤。”“翩翩风气散人怀，幼度能承子弟佳。流寓著书追往事，轮困云护癸辛街。”《读昌黎诗》云：“霞佩分张籍，青冥送孟郊。如何门下子，翻有攫金嘲？”合以陈石遗《近代诗钞》所录，存者仅矣。

江都王义门（存），与梁公约并名。歿后，诗稿展转其友人处，迄未能刊以行世。义门有《瘦厂过访，奉呈一首，并怀东原》诗云：“陋室能来长者车，寂寥羁旅意何如。安心欲访无生法，用世惟求相斫书。莺燕老君评玉雪，马牛嗤我在襟裾。南天桂十如通问，拟傍桃榔赋《卜居》。”《陈孝起索题四十九岁所临晋唐人书册子》云：“发兴自轮困，临池见苦辛。问年穷不死，惊坐笔如神。亦恨无臣法，应难索解人。莫将酬酒债，留尔伴萧晨。”《乙卯七月读史》诗云：“巧奏联翩贡策符，石牛菌蠢下巴渝。井华百尺银钗并短，圣水能消渴吻无？”“髑髅啼血在蚕丛，又著儒衣入汉宫。早日明经今定策，千秋重见国师公。”“军门急泪掩临淄，内籥吴生计可师。省识云居青盖气，莫教失喜被人知。”“三字惊心事不谐，戟髯莲脸费安排。云屏划袜无人见。浪画香螺卜凤钗。”《上将》云：“上将尊南服，苍头起异军。不成传檄定，可惜治丝棼。黯淡蓉湖水，迷茫笠泽云。吴蚕春罢箔，较秀夜惊群。大树婆娑志，悲笳日夕闻。毋然更烦费，终仗解纷纭。”《夏夜病冷积，拔可邀食闽荔，不克往。梦回口渴，忆粤中黄皮果不置，写奇二绝句》云：“已倦横陈疏女颊，所须

丹药火吾宫。爬搔痒垢除巾袜，臙受凉宵一箬风。”“渴羌曾作近南宫，山驿鸣肩啖露团。绝忆墙阴金弹子，江南无此可人酸。”《丙辰正月寄炊累江甯》云：“七载炎州别，相望阅岁寒。羈孤转江海，旅食守丛残。枯树余生在，狂花瞥眼看。泉鸾一毛羽，蛟蜃各波澜。错有量金铸，饥愁买玉餐。自然堪陨涕，何地足凭阑。念子从军幕，临文据将坛。新诗能惠我，傲骨不应官。西怀酣歌老，南楼宾主欢。愈风烦草檄，活国待弹冠。腰瘦心逾壮，时危地孔安。近闻摧六虎，早与说廉丹。”《履斋感于衡意而有归志，顷闻自赣移鄂，却奇一首，时衡意已受代而仍宿留，因并及之》云：“书来说宜休，谁遣移官沂上游？洎宅何须问乡里，买山是处足林邱。微生共老兵戈际，别梦仍依江汉流。绝笑欣奔彭泽令，轻装能为小姑留。”《无题》云：“谁从号国门焉支，钿合金钗事可疑。射鸟欢娱前夕梦，当熊身手内家知。无端薄怒添笑，坐惜良期误岁时。多谢细腰诸姊妹，慰依晚嫁不嫌迟。”“北胜南强深浅开，一花真见一如来。偷窥睡脸知倾国，更听歌声服善才。玉轸琴心初入破，金盘蜡泪已成堆。刘郎莫种蟠桃子，喝吻千春只自哀。”《赠覃孝方参事》云：“十年{圭鬲}鱼乡，耳熟贤令尹。连城近芳躅，短辕接高軫。觥觥慈惠师，拔薤健秋隼。东施苦描画，寸锐来尺窘。香江酒楼上，华星俯栏循。石塘明月圆，海气天风引。通辞喜揩眼，陈力知绝臙。彼都为合传，汗滴谢不敏。清言互蛮语，促坐恣嘲鞞。瓶空夜潮急，扶醉去可哂。官符王路隔，军笳楚歌景。归客赋婴武，流人杂蝼蚓。苟活焉用文，半黠自闷。立稿亦素心，女尸詈安忍。薄游背雁飞，新凉惜荷尽。长安弹棋局，青红幻蛟蜃。登堂话畴曩，槿篱绕石笋。相看各鬢鬢，岂谓俱泯泯。君其奋羽翰，我惟铍肝肾。梦中荔支湾，花田共畦畛。”顷友人将为义门刊诗，求遗稿不得，予乃就篋中所藏，悉录于此。石遗选近人诗录，独遗义门，亦憾事也。

闽县林琴南紓能诗文，工丹青，尤以译著小说名于世。有《畏庐诗存》二卷行世。兹得其集外诗数首。《段上将军以顾问一席徵予，予老矣，不与人事，独能参将军军事耶？既谢使者，作此自嘲》云：“中年当读北山文，老隐京华百不闻。长孺固宜为揖客，安期何必定参军。悬知骨相难迁贵，自爱行藏愧备员。再拜鹤书辞使者，闭门闲画敬亭云。”《丁巳七月乱后至校检点残书率成一律》云：“骄阳微投早秋天，景物陈陈未变迁。尘案仍留纤碎稿，风窗还咽两三蝉。本无得丧甯生感，自爱沈冥渐近禅。尚有濠梁余绪在，观鱼来傍药栏前。”《怀人三首》云：“发庐山最上头，西风斜日满潜楼。可怜呜咽西江水，似带遗民血泪流。（割幼云）”“循吏清名满旧都，于今蓑笠作农夫。念年同看鸳湖月，未为沧桑变故吾。（劳玉初）”“北直秋风动悼台，一官拂袖早归来。刘郎绝迹元都观，桃李由他次第开。（刘伯绅）”

嘉兴沈子培（曾植），所作诗词每写于废弃书囊，随手散失。歿后，嗣子慈护搜辑遣诗，才及二卷。予近得其佚诗数篇，《贞长见示近诗次韵》云：“越纽山川有古游，好寻库勺泛且瓠。归来乡里《小海唱》，誓尔林风天下秋，葛岭路荒丹井竭，胥涛势尽帙声柔。白衣苍狗须臾幻，安用千觞浇百忧。”《挽潘若海》云：“百身谁赎痛歼良，溟海沈沈贯夜光。化去定知雷拔木，病来浑个厉排墙。新春愤与诗篇积，出广人随履迹亡。别太忽忽筹未尽，知君留恨闷黄肠。”“非相兰陵定不疑，深丛兀傲想孤罢。甯知食肉侯封望，敛听《招魂》帝告辞。死睫尚栖焚冒泪，灵戈终返鲁阳曦。平生扞虱雄谈处，日薄西山黯独悲。”《仿玉溪体》云：“青鸟传言乍有无，朝元一气会清都。由来北烛仙人杖，可要东陵圣母符？密意袖中呈玉块，神方墨外洒金壶。还丹八转华如雪，传遣丁神启药炉。”《仿衣云阁体》云：“掠胜为神使，寻香入鬼涂。我春来夙昔，世语一鸣呼。厚地埋忧剧，悲歌送老须。只应成兀坐，相对两无姑。”《题胡仲唐人所写金光明胜经卷子》云：“北风振户霜在瓦，东方一士今何之。图好甯无郑监作，诗成史诗成连知。”“为转光明梵呗书，晴窗泪滴玉蟾蜍。人间岂有藏锋地，剑气成虹入太虚。”自注云：“卷为潘若海所赠。若海题诗，有‘藏刀原甚善’句。”《题叶小鸾画像》云：“来为银色女，去入金刚香。飞鸟影不动，青山无量光。”子与子培居沪之车袋角者数年，楼阑相塑，两屋才中隔一篱。子培赠子诗云：“映庵诗思清到骨，古愁冥冥非世间。散发能为《小海唱》，服芝梦谒商颜山。西较小佛心恰恰，东海连鳌鳞斑斑。绿槐如山楼一角，步履莫惜频叩关。”诸诗均为其嗣子所辑《海日楼集》所无。古人最长诗止于一百五十韵。南海康长素（有为），于丁巳元日赋《六十自述诗》，至二百三十五韵，意有未尽，复为二章续之。其诗亦气势浩瀚，如其平生。诗云：“开岁忽六十，元日岁丁巳。除夕饮团乐，群儿闹鼓吹。爆竹声震雷，红梅丽繁晶。雪花大如片，飞来遍皆。池台铺瑶玉，林树缀琼珥。天姥舞羽衣，来献新年瑞。严眼事上帝，酒醴祀祖妣。灯烛烂廊槛，儿女惧饗个喜。傀仰易元正，感慨追我史。长途行漫漫，犹记当童髻。视彼耆旧翁，相隔远莫比。岂料亲吾身，及此花甲暨。长江夜大浪，扁舟渡扬子。避雨苏台屋，瓦飞立无坚。华德里落砖，掠面过从耳。假傅移半寸，中脑遂已殪。《大同书》未箸，中国人无此。廿八患头风，半载痛不止。群医束手谢，自计亦永已。苏村延香屋，瞑目将不食。令妻与寿母，旁观泪 $\Gamma$  $\Gamma$ ；海外有良方，书架得数纸。拚死妄尝药，首疾居然弭。海通大势变，万国进猛鸷。中华犹守旧，沈沈若鼯睡。上自马江败，下迄割台议。不忍吾国危，七上书投匭。遭逢尧舜君，采纳及葑菲。震雷驰霹雳，变法除疾。维新甫百日，昭苏动万汇。牝晨遘吕武，谗愿遇宰韶。毒雾噎尧台，冤云惨柴市。竟遭甘露祸，逮捕三千骑。闭城三日索

，铁路中断毁。津沪并大搜，惊涛立海水。兵舰走飞鹰，严电驰远迹。密诏命吾行，仲搜歌变徵。戒吾易僧服，北走蒙古寺。幼博长跪请，过津难自秘。吾生信天命，自得大无畏。经津登之罘，拾石罔忌讳。到沪得伪诏，正法着就地。惊闻上大行，舍身投海泛。英吏力抱我，劝言宜少俟。朦幢两巨舰，护我驱涛至。十死亦不足，幸免皆大意。己亥港省母，高楼夜遇刺。开阔正对贼，隔案仅尺咫。大呼吾闭门，惊奔贼走避。乃改炸药焚，买邻穿地隧。吾适图南行，阖户免于矮。悬金五十万，购我头颤贵。横地浩茫茫，视天梦噫噫。庚戌居星坡，又为敌所忌。健贼夜斩关，车夫痛断臂。吾先及晓行，破浪已远致。天幸何多逢，湘累尔何恃！廿年亡海外，时时办一死。遗嘱系衣带，恒干付仆婢。君危莫济扶，母病难归侍。忧国惊溺渊，思家軫病姊。祭先顾无後，望乡归无自。浮云漫长空，飞扬惟尔企。频繁叹绝粮，质物尽簪珥。印度居绝域，交通艰邮寄。先儿大吉岭，瘖儿亦於彼。小坟向中华，後顾无有嗣。囊余十四钱，自分沟壑委。峨峨须弥雪，大半横峻蚁。望岳歌《采薇》，金石吟拥鼻。英雄方时来，霸王自高视。丈夫惯饿死，佣保亦何耻？截案鸡足山，伽耶塔尚归。方塘十七龙，有斋挟女季。山道夜深行，白牛车缓弛。山僧挟二挺，防盗出与倚。仄径闻狼嗥，深林忧虎唾。驱马哲孟雄，荒山行日四。径窄路又滑，日黑驿未莅。下临万丈涧，轰泫浪声恣。林密杳不见，山暝行弥邃。前趋忧虎豹，后顾忧蛇虺。长啸愁猩猩，一脚惊山鬼。同壁投我怀，挥刀扞壁卉。尺寸扶服行，一步汗惴惴。出林见星光，据石听流驶。枯坐待天旦，篝灯露垣椽。喜心乃翻倒，得生倒酒匝。在德遽目疾，延医无药饵。腹痛摩洛哥，不敢入郊鄙。洪涛渡四洋，巨良泛其屣。吾道其非耶？旷野多虎兕。生嗟人道绝，死葬蛮夷肆。岂天降大任，拂乱苦心志。险阻与艰难，重耳久历试。大地环三周，四洲足曾履。那岌日不落，北极看〈云气〉。游三十一国，行六十万里。十九年于外，子卿已暮齿。竟逢唐虞禅，已知舜禹事。新室善诈符，曹社阴谋鬼。谬假共和名，只为篡盗计。四海饮狂泉，九州惨鼎沸。生民哀涂炭，百物号更始。九关布虎豹，白日走魑魅。学校禁读经，天孔废礼祀。工工都乱舞，攘攘争权利。荃蕙化为茅，芳橘变为枳。神社与神帝，风晦泣坛。鬼妾与鬼马，色悲供娱使。神州忧陆沈，须磨悲焦。龚胜辱频徵，管甯卧不起。东海吹鼉浪，风木哀陟岵。自首奔丧还，朝市久变置。重入黄浦江，若隔人间世。重望白云山，毁垄难为祭。重返银河乡，见塔若梦寐。重上澹如楼，摩七松翠。怆然化鹤归，人民似非是。萧萧茂陵树，风雨泣荆杞。卧棘铜驼伤，入河金仙泪。旧俗既迁移，教化亦沦坠。大好旧家居，纤儿撞破碎。神器既拆散，谁能造新器？我归一不识，若异域人贲。闭门未暇论，无贤愚恶美。欧战莽风云，申江遽迁次。沁园龙池台，书画足清闲。藏书廿万卷，四百画在笥。欧美亚珍物，博

搜集镶跪。少文为卧游，华胥梦酣肆。山谷芳杜若，牵萝从园绮。漱松饮石泉，搴芳采兰芷。岁晏孰华予？种菜不拊髀。巨君怀大欲，托名置金镇。蹇然起巨波，洪宪图帝制。吾时游西湖，看管几囚累。翩幸脱樊笼，悬赏犹密伺。吾本澹荡人，鲁连义不帝。发愤呼义徒，奔走易赵帜。碧海掣钜鲸，大力曳。蚩尤旗已灭，喷室议尚奥。五年三大乱，虫沙可献晒。君子为猿鹤，小人为蝼蛄。四海嗟困穷，杼轴空筐篚。机械已停转，邦国无活理。中原试睨望，澄清待揽辔。蒲轮迎申公，洪范访箕子。执政虚旁求，却曲未敢诣。崆峒多风云，横天射长彗。鲲鹏负九万，千里假翼翅。披艰扫紫氛，太清澄翳滓。渺渺乎余怀，天平胡此醉？补天犹未能，链石负恶媿。贤严几历去，兰菊弋代递。新者日以亲，旧者日以徙。帝王与将相，亲戚及友纪。山邱多零落，吾生观何为？古人多遘变，无如我所被。过眼云烟中，收拾色空里。维吾览揆辰，五日月维二。大火赤流屋，子夜吾生始。戊戌亦流火，蓝焰祸先悸。父老动色惊，奔走咸作异。书香再世延，吾祖赋诗慰。时秉钦州铎，名余钦为志。摩顶受教告，趋庭训垂鲤。康叔刘康公，未知所受氏。代传青箱业，十三世为士。十一龄能文，十二览传记。连州观竞渡，占诗二百字。耆宿惊传诵，神童谬誉碍。长受九较效，大道嗜其敲。以圣必可学，豪怜能仰肢。虹气摩青苍，长剑碧天倚。生性本淡泊，握卷穷日晷。幽幽云洞奥，峨峨樵山峙。万木下拥书，瀑流听弥弥。故乡银河桥，故园七佺址。澹月筛叶影，落花满衫履。金山望红棉，花埭种茉莉。蓬馆日游行，绿暗闹红醉。究极天下略，研穷诸教旨。箸书遂等身，发真除糠秕。讲学得英才，循陔奉甘旨。虽尝窃科第，无情求禄仕。平生不入官，好游有癖嗜。乐丰草长林，行山巅水谿。松霞弄晖变，花鸟献天媚。漠沙山海巨，雄奇入目昔。造物妙文章，千红更万紫。吾既生其中，乐天受蕃祉。前哲竭心思，制礼乐工技。我生于其后，美乐略大备。合沓翁受之，济众用博施。若生太平时，独乐吾几几，岂肯预人国，历险冒诋诽。无如哀民艰，又痛国事毁，猥以下忍心，百难遂集矢，亡身及其亲，戮尸累先趾。三魂易斯丧，廿载歌琐尾，临崖足垂外，蹶坠下无底。仰涎见鳄鱼，磨牙遇封豕。假能致国强，身殉亦乐只，观中国势，坠渊日倾否。空自覆吾家，危身其余几。胡不为燕雀，稻粱饱豢镰？胡为慕巨鳌，戴山竞流徙？丧乱俗反譎，置罟陷老恤。见人鲜佳妙，睹物得欣喜。林泉送日月，岂不得乐恺？舍旃复合旃，避世水断弃。入山恐不深，友鹿衣荷芰。人外天海阔，逍遥无歆冀。斯人既吾与，同患应大庇万物皆一体，诸天并同气。发愿救疾苦，华严耻弹指？中天愧云雨，大旱待一溉，瓦砾与腥幢，不厌人世味。往返曾八千，来此偶现示。戮辱与谤攻，皆吾宿孽遗。于天固不怨，于人亦不慰。化人之烦恼，热然亦何似，世界自无量，国土本蕞尔。陶轮曾一掷，天地为倾已。八表虽经营，仅若治邻比。天

宫游汗漫，地狱入惻悻。岂敢惮患难，但发吾悲智。捻须白成丝，断发短以旺。观河而遥皱，嗟余其老欠。惟吾满腔存，赤子心尚积。假年百二十，吾志自强懂。形容日衰艾，浩气日壮骇。纵浪大化中，不忧亦不喜。江海娱浩荡，天人自游戏。”其续章云：“行年得六十，寿逾大地老。君试观螻蛄，莫度春秋苦。相彼瞧螟涎，微生物无数。吾窥显微镜，烦动纷生聚。视虱如车轮，具体骨已巨。虱体之血轮，有地球国土。析之万亿千，展转孳生谱。累忻及至微，须费几时序。吾人之一瞬，彼已寿千古，精心冥推想，比例难疏举。然则六十年，岂止亿岁许！以观我众生，宇宙乐仰倪。”“行年已六十，生性不知老，或寿亿万岁，恒沙无最数。坐视天人变，生死轮回若。阅苦几沉灭，早日多陨去。天行运不停，日月舞大字。时放四光明，化生兹后上。彗星触之沉，黑暗遂万古。开阖在所觉，视犹顷刻许，山中千岁者，缩短七日处。视此六十年，岂直比旦莫。而何称祝为，谬尔偶乔父。”长素歿后，诗集尚未刊行，仅此诗有手写本耳。

顺德罗扶东（{曰融}），有《瘿庵诗集》一卷，外集一卷。歿后，叶遐庵为之刊行。东诗为曾刚甫所选定，实不止此。余篋中有其《书庐江陈子修事》五言一篇，叙事委曲尽致，以文为诗，集外遗珠，不无惋惜。序云：“子修讳于勤。癸卯日俄战役，以水师武官，奉大府命，潜入旅顺，察俄情甚备，中谗功不录，积瘁死，越岁丁巳，俄都大革命，俄帝幽焉。子修练俄事，决之前十载矣。其兄请，字子言，抵余书，丐诗彰之。为括书其事。”诗云：“陈生何为者？十五弃毛锥。男儿重报国，安用文事为，金陵肄武备，天津习水师。学成狎风涛，使船如马骑。风轮穷北溟，臣浸破南维。桓桓虎豹韬，郁郁龙鸾姿。惕哉旅顺口，天险弃如遗。国耻不可雪，坐屈继罗罅。君夙练俄事，士女争攀追。平居盛游谯，岁时相皦贻。有女爱豪俊，欲以身事之。含笑谢俄女，恨过未婚时。山川扼塞处，精察及毫厘，徼巡秦皇岛，奉职忘其疲。微行问民苦，青天今在兹，折衡民不争，庄叟非吾欺。癸卯仲冬门，俄日兵相持。朝思调俄情，取彼决然疑。大府谓君才，密令有所窥。受命不告家，变服犯险帙。只身走兵间，伺隙饴其词。密报署衣帛，从者归疾驰。其中实败絮，国事如乱丝。间关出虎穴，手足已胼胝。小舟青泥洼，中没流渐。善泅乃脱水，微命大所私。亲明不相识，枯瘠面目皴。入险五阅月，方冒万苦归。艰劳不见录，谗谤谬相随。姜斐出同里，不侯诚数奇。吁嗟吟等伍，去去从此辞。觥觥杨泗洲，秉节制东陲。任官惟其材，拂拭叹岁迟。沂州古岩邦，捧檄称都司。廉察析秋毫，盗绝闻阎嬉。盛年志未申，旁人叹秩卑。大夺胡太速，不及拥旌麾，男儿殊堂堂，马革当裹尸。终随啸下歿，不得死交绥。阿兄摧肝肠，泪绝痛连枝。岁月屡转毂，每念辙涕卍？幸战善人后，有子名曰琦。弱冠好文史，词藻纷葳蕤

。伯也顾之慰，扛鼎如虎儿。君歿十二载，俄乱忽猖披。君身尧城囚，星象帝座移。执政系颈组，挤绅相汇羈。巨变彼何速，君已预为期。覩国信了如，甯必待蓍龟，惜君不及见，墓草已离离。阿兄长太息，尺书驰京师。厥友子罗子，相誉不相訾。请述俄乱事，报君重泉知。吾诗甯足珍，持以答陈诗。”

挟东昔官邮部，辛亥后未尝出仕，曾一受礼制馆聘请而已。寄居京师，纵情丝竹，多为歌伶编排杂剧。其《病起诗》云：“吾非佛图澄，鸥鸟日可狎。”又云：“有歌必须听，对酒不强醉。”盖纪实也。余挽诗有云：“余生付歌者，百念消鬻髡。奈何犯众史，排帽腾其诬。岂谓焚乐器，埋汝骸骨枯。哀哉死生际，墮地啼呱呱。万事无一可，细甚不免诛。此意至沈冥，内难语妻孥。迩闻病狂妇，怒碎空米盂。紧谁裹饭人，歌哭来黄圻。”东晚益贫困，歿时其夫人亦病征。忌者因以腾诽，未喻信陵醇妇之意耳。秋岳有《挽挨东》诗三章，其一云：“幽士例愍秋，况乃哭逝者。识君十五年，换此泪盈把。君才殊坦荡，好客出儒雅。曩同官邮厅，爱我诗自写。国迁官亦黜，老屋守片瓦。至人无恩怨，居易何取舍。十年风月场，靡役不挥洒。酬君九州名，媵以小史七。去年生意嗔，不自縲意马。固疑性反常，实兆心疾瘕。遽云坐谤伤，恐非知言也。及间垂死诰，圆脱信般若。”其二云：“穷秋复阻兵，兹世实可哀，莫念四印斋，念之心骨摧。我初读君诗，天目新归来。我淑梁双祷，惟君良为媒。可园楔再修，悯忠花屡开。蜜脾（黄孝觉）暨潘（若海）麦（孺博），高楼惧街杯。中间几哀乐，离合千风埃。一日过君饭，燔臯杂芋魁。为言邁仙郎，亚作南枝陪，北碑范细字，搦腕教亲裁。我方侧帽游，君意揜嘲诙。赠言俨篋衍，旧惧今不回。腾腾人海中，遂亡澹宕才。”其三云：“苍天厄文人，世乱遇尤酷。每翻孝标序，深念步兵哭。君身顽而温，妇子并如玉。异时张长沙，好士屡推毂。庶几彩天街，乃有狼齧足，夷然亦无忤，果疏例剥辱。造物意犹饮，长年贫为桎。虽桎不自哀，春容托歌曲。极贫又予病，心贤重刻划。将身化鼠肝，亦小赦汝毒。文章故憎命，何独盛搏逐。颇疑身非身，其魄早升屋。伤哉病狂妇，焉识君鬼录。人间无乐土，决去傥自福。魂兮归闲安，寺门粲秋菊。”东歿后，未有传志纪载其平生遭遇。秋岳此诗甚详，可作小传观也。诗中“仙郎”指歌伶程玉霜，“南枝”指梅畹华。玉霜能楷书，东所教也。时有左右袒者，东怒之，尤与萍乡文公达《永誉》忤。病作经年，竟歿。易箒之际，意遂尽释。秋岳语我如此。公达为道希学士子，今亦下世矣。

予于诗话中，录存亡友遗诗。远近朋交，往往以予所不及见者录示。兹又得任君心白写寄王义门（存）遣诗二篇，题云：《金衡意来诗，盛言彭泽山水之胜。君官翰林二十年，未尝求外，今忽两作县令，寄此调之》。诗云：“平生金翰林，懒不听朝鼓。年年送作郡，高枕卧江浒。胡然百六会，攘臂说治谱。辞

尊而居卑，舍身救众苦。岂云恋升斗，颇亦商出处。诸侯有惠爱，打景相媚抚。犹能赋新诗，艳说名山主。（君来诗有‘一年管领小姑山’之句）三径资有无，公田祝时雨。”其二云：“昔我折腰日，人祸未蔓延。入官已惊怛，百怪来蜿蜒。不免用意气，中更相哀怜。知罪仍窃禄，徇已稍任天。如是八九载，颜厚手足胼。较知偏瘠区，差得试所便。喜君山水县，远绍陶公贤。陶公岂不美，吏事无述焉，毋亦望而走，胜可酒作绿。疲氓今孑遗，况入义熙年。君勿小百里，岂弟足回旋。”

长乐王又点（允皙），以工词名。予既书其词于《忍古楼词话》，迩来李君拔可复为刊印遗集；誉搜得其逸诗逸词。又点为词固工，其诗亦真气弥漫，扫尽凡近之语。近得《寿林琴南》七古一篇，乃拔可所刊《碧栖诗词》中所未有也。诗云：“竹筠素节生已坚，松柏苟造神纯全，在物既尔人亦然，偃风零秋何足言。卓战贞世畏庐叟，志事早日凌云天。承平家巷记谈笑，兴废辄刺山阴船。李（畬曾）高（铸龙遍兄弟）方（雨亭）魏（季渚）迭宾主，人物景气常清妍。此日信乐足毕景，瞥眼乃类秋林烟。君行入浙旋游燕，随身德义高屿。文笔画史将诗禅，古今得一堪引年。君擅三事还旁兼，传薪桃李尤翩翩。向来忠爱出天性，九度柳雪趋陵园。亭林若见定惊叹，千秋名业知难专。嗟我周旋久随肩，偶然去国还家边。昨闻雁宕亲行缠，道阻欲往空忧<sub>お</sub>，奇诗一溯平生欢。停云直望思此贤，西山苍翠犹眼前。高秋作健当宾筵，酃白为我髯频轩。”元和孙益聋（德谦），著述甚富，已刊者有《太史公书义法》、《汉书艺文志举例》、《刘向校讎学纂微》、《六朝丽指》、《稷山段氏二妙年谱》、《古书读法署例》，未刊者有《诸子要署》、《诸子通考》、《孙卿子通谊》、《吕氏春秋通谊》、《古书录辑存补》、《南北史艺文志》、《文选学通谊》、《四益宦骈文稿》。其生平为诗绝少。友人黄君公渚顷写其所作《三末谣》见示，谓益苍尝读《元诗选》及元遗山诗，见有同姓名者二人。《元诗选》中之孙德谦，官平章，且殉节。其人皆遭末造，与己身世暑同，因为《三末谣》以自悼。诗云：“金末能诗寿不长，元末殉难官平章。及余而三又清末，不夭不节守其常。”益葺虽不以诗见长，视此亦可以知其生平抱负也。

皋兰吴柳堂侍御可读，予先辈之交游也。侍御歿在光绪五年己卯，时予方五岁。予弱冠时，尝闻先兄芟<sub>ぎ</sub>谈德宗之立，争者不止诗御一人。摺皆留中不发，及侍御再请为穆宗立后，于蓟川寺中缮写封章，因以尸谏。中外震动，讶其不言于立帝之先，侍御直名虽著，而终有疑问。友人姚虞琴得侍御《罔极篇》，并以见示。乃知侍御先有母在，葬母毕，始决意尸谏也。予《为虞琴题罔极篇后》云：“紧古忠孝人，得存几遗翰。此出《携雪堂》，血泪写含饭。都畿方陨丧，自分死鱼烂。匍匐扶母棺，竟全有神眷。母死身许国，忠孝道一贯

，从容尽言责，岂计杀身患。上疏争继统，实鉴女祸乱。大事甯可默，决然用尸谏。是时三月暮，宣南忽飞霰。九天与三义，庙鬼同泣叹。孤孙久泉下，《侍御之孙与予同在苏抚幕，今已歿矣》。吾友得此卷。云从兵间收，幸未杂薪爨。细书初到眼，真气浩不散。知子慕义人，能贵今所贱。”侍御诗文不多见，《罔极篇》后有《题少梅听鹂轩诗卷》二律，为今刊本所未有，亟录于后。序云：“少梅从事于杜有年，亦可知其得力之所在矣。是少梅虽不愿以诗自鸣，而诗亦足以名少梅矣，少梅将南旋，余亦归耕不远。异日者，故乡佳日，携斗酒双柑，坐绿阴深处，思君佳什，惠我好音，则听鹂轩中，又结一重翰墨因缘。余老矣，犹能为君一再跋之。原稿以爱不忍释，留阅案头，几二十许日。兹书此归之，并系以小诗二首。时甲戌七夕前一日也。题少梅《听鹂轩诗卷》后。”诗云：“占得金焦胜，天生命世雄。十年攀桂客，一卷浣花翁。揽辔燕齐粤，听鹏《雅》、《颂》、《风》。平生少期许，心折大江东。”十七人中侣，《己未余得士正副榜十七人》。如君定出群。深情托毫素，高谊薄天云。翰墨因缘合，舟车道路分。明年南雁北，可许好音闻。”

山阴俞恪士提学明雳，有《觚斋诗集》。伯严吏部称其托体简斋，句法间追钱仲文。感物造端，摄兴象于空灵杳霭之域。所论极当。其提学甘肃，权布政使，适遇辛亥之变。遂罢官，辗转由草地归。晚居杭州南湖，诗境益胜。盖遭际坎坷，困而弥工，不特得山川之助也。《庚戌十一月出都口占》云：“尘外阴沈觉有霜，天东初月照昏黄。十年错料成今日，一醉拚教进急觞。高树乱鸦呼晚霁，西山残雪剩微光。风旂自动心无着，留待沧桑话短长。”《宿新安县示子言》云：“我从洛阳来，坦途无百里。峨峨见城阙，崤陵列屏几。车马乱流渡，隐隐如浮皐。莫吊古战场，中原事未已。风起远天黄，落日淡如水。况为行路人，茫茫谁遗此。须臾日西匿，回光射成紫。幻影逐明生，饥乌投暗止。此是古今情，悠悠吾与子。”《游山归泛舟出襄湖待月》云：“山游腰脚疲，蜷卧如春蚕。漾舟出里翅，霁色明澄潭。群峰促使瞑，若戒游人贪。一树尚残照，雨过南山南。湖光不能紫，细浪吹成蓝。觉远喧，渺渺穷幽探。月出天水分，始知风露酣。各有愁暮心，诗味从可参。清景何处求，湖燕飞两三。一失不可摹，此意吾宁惭。”

桐城姚叔节《永概》，余甲午同岁生也。仲实《永朴》之弟。著有《慎宣轩诗文集》。为文有家法，诗亦清绝。《客有言近峨文颇尚梁体者，戏答一绝》云：“秦皇汉武久消亡，魏晋元风亦渺茫。巨手互和犹未见，祇应相对话萧梁。”《题画》云：“真山不免金银气，巧夺豪争起大澜，何似画中山最好，断无尘土到毫端。”

铅山胡梓方《朝梁》，伯严吏部之诗弟子也。毕业于震旦、复旦二校。于泰西

文学亦颇深造，林琴南译小说，多赖其助。《扫叶楼与星悟上人闲话》云：“士有百无能，能堪一世贫。偶然出临眺，高语隔轻尘。落日初归雁，西风昨忆莼。老僧话兴废，疑是六朝人。”《南康赖潇侯学于陆军饮诗庐有诗赋答》云：“短衣缚裤叹吾曾，旧稍歌诗看汝能。乡国论才真可数，酒怀作达总难凭。提携万感成孤注，缱绻百年几中兴。闻说旧怜石遗室，故应堂陛最先登。”《立秋日作》：“平生见事当苦迟，惟有秋来我先觉。一凉向晚练衣单，明日庭梧下犹绿。”

清河吴温叟（涑）与王义门、梁公约齐名，诗思至清。《题赵玫叔村居》云：“半傍山村半水乡，北窗白日梦羲皇。停车载酒扬雄宅，落月张琴左氏庄。宾主能闲心共远，寂喧相对意俱忘。春秋佳日休轻负，薄醉何嫌侧帽狂。”《和段蔗叟四首》云：“叟也据槁梧，威凤鸣天阍。涑也吟草间，凄切如寒萤。强我相酬和，汗流走且僵。微生甘衰白，夫子有耿光。奉手敬承教，愿言示周行。赠言过宠借，惊悚迷所方。韩门有籍，苏门为秦黄。倘焉不遐弃，问字来负墙。”“我与梁苍立，二年不相见。因风寄一纸，千里恍覿面。为言潘鬓凋，低头就曹掾。病余酒户小，愁饶诗情倦。危时道德丧，乱世文章贱。我亦蓬万人，何词相慰荐。知否段蔗翁，孤吟寄遥眷。忽齐怀友篇，火急付邮传。”

“壮岁作书佣，邂逅大小李。大李风骚人，小李温雅士。我乃驂其间，周旋执鞭弭。聚散二三年，如一炊顷耳。大李劳校勘，小李走万里。岁时遗我书，开缄一欢喜。陵谷忽又侈，波云竞诡委，小李阻重瀛，大李泊海。一时段蔗翁，感旧怀二子。安得叙古惧，同醉淮阴市？”“凶岁子遗民，苦望来年丰。昊天靳朔雪，得不忧忡忡。隔窗似淅沥，开门忽迷蒙。眼眩观银海，手僵鞭玉龙。冬青婆娑绿，天竹的烁红。那管樵苏湿，何虑蹊径封。教儿暖尊酒，呼童剪畦菘。独酌酬造化，裁诗慰蔗翁。水旱勿预计，当无蝗与虫。多欣复多慨，渚陆遍哀鸿。”

闽县陈歿庵太傅宝琛，有《沧趣楼诗集》。曾自订稿，将刊行，先寄陈伯严吏部审定。伯严吏部，其壬午主试江西所拔士也。太傅就商，辞极谦退。吏部遂为删汰多篇。师弟之间，皆有古人风谊，传为佳话。然以是生前卒未锓版，近始由其哲嗣乞吏部序而刊之。比于眉山之序居士集，殆未妨多让。余篋中有太傅诗四篇，亟录于此。《再叠平斋见示之作》云：“飘发朝朝感匪风，流离谁念信天翁。幸无机事防纯白，时复车尘恋红。多难偷生聊作达，余年寡过敢希功。喜君乐此犹无改，金石声还出屡空。”《平斋有书枉存，并际近作，次韵奉和》云：“八表氛积不澄，海蠕雾雨木生冰。起楼无地规多景，磐石何年颂中兴。谁遣淹留长作客，自怜老秃渐成僧。闻君诗兴犹如旧，能忘宣南盛集灯。”《林子有移居，有诗属和漫十》云：“汉火中衰遘闰余，露车敢陋九夷居

。王城如海犹宜陋，人境无喧便可直。延月穹楼陪母饮，艺蔬隙地课儿锄。治生不是吾儒事，终胜求营但抱虚。”“萧瑟无缘赋《小园》，故侯瓜好忆青门。卜居追接三迁宅，思旧难招九逝魂。散郁上层望远海，暖寒东际就初暾。他年先友编成记，及共行朝奉至尊。”弢庵工为诗钟，虽嵌字咏物，题极纤仄，于十四字中，必有深远寄托。其律体极似晚唐人韩冬郎渡海后诗，弥深亡国旧君之感。不特诗相类，其身世亦同也。

中江王病山方伯，向有《游径山天目诗》一卷，已印行。余架上本有之，不知为何人持去，遂不见归。其游天目，先识一径山老诸生。遂往径山，主其家，十数日，笠屐登陟殆遍，复步行游天目。余凡游天目三次，未尝能一陟径山。盖其时径山寺已为盗贼所焚毁，游者相戒勿往。东坡游迹，惟到径山。揣当北宋时，登径山易，登天目难耳。病山尝谓余曰：“径山者，一缩小之天目也。然竹木殊盛，虽小而幽曲。”又曰：“凡游山皆须有济胜之具，且不择居止饮食。”此语诚然。今临安道中，知游天目者多矣。至于径山，人以为小而忽之，则不免交臂相失。病山又有游邓尉诗，其写景极避平易，亦不填塞，是为上乘。《石壁精舍》云：“太湖西畔群山迪，奔如渴骥争湖饮。一山横卧居前冲，偃仰湖波作湖枕。湖中山掣长虹影，圆界湖光收使近。微开一角接混茫，嘘吸云涛三万顷。东风召客司巡梅，到此湖山兼管领。山脊老梅无数好，耐冷迟开人不省。石壁精舍何人凿，旁峙露台若崇鼎。其俯面湖仰面山，有石可棋泉可茗。是时春半收寒凜，薄云徐卷松阴静。沈侯林侯弈秋徒，一局未终费长景。冥然叉手散原老，俄吐新篇埽元溲。人间何世今何日，观物观我一桃梗。寻花罽忿花无言，买酒浇愁酒易醒。看山便怀禽庆踪，望湖直羨鸭夷艇。侧睨浮山数点青，谁与筑官吾长寝。”《司徒庙观宋柏》云：“寒香沁骨梅花湖，中有青青柏数抹。十万琼姿门清好，何若昂藏古丈夫。植传天水事恍惚，历劫自尔专灵区。摧拉已惯风霆厄，青苍亦当雨露濡。已断复续绝复苏，起伏颠倒昧厥初。平生赏奇不语怪，静对徐悟冥有枢。方死方生造化炉，见首见尾神龙躯。元精中贯凭惨舒，天眼视一人眼殊。遗像肃瞻汉司徒，当年魁奇侠与儒。炎统中微起再造，蛙紫闰位从驱除。生世中州庙三吴，终古食报理不诬。斯人不朽树不枯，天所庇佑神持扶。嵩阳有植汉代，丞相祠物传蜀都。并生天地各自立，差别先后胡为乎？”《韩蕲王墓》云：“灵岩一角路盘纡，万字穹碑照具区。日月孤忠余战伐，江山遗爱禁樵苏。风香碧草吹麟卧，云护苍松堕鸟呼。踟躕道旁新庙食，六陵烟树久模糊。”《游邓尉第三日，偕甘卿、觉先、情仲登灵岩，情仲题名寺壁。是日仁先导散原补游天平，涛园、诣重同谒韩墓先返》云：“游ザ舫溪流，灵岩朝暮见。探幽近转忽，陟险众已劝。晨兴始命俦，然诺喜过半。纡途怀古贤，杖策北麓先。蕉尧千岁坟，缅逝怆然叹。坡陀

往复还，行逐翠松旋。平生凌云俦，到此勇怯判。四人相与友，逸气遂傲岸。葷确陟微径，遵路得泮涣。六飞昔临车，邈矣光华旦。至今承葷处，草木有余羨。凭高俯寥板，东望缭芳甸。目希泰山回，了见闾门练。川原信沃衍，林峦被葱。不解沼吴年，祸遽溃一战。转瞩太湖波，际天写浩瀚。乱峰插芙蓉，点点玻璃片。欲竭灵胥涛，一洗百忧情。三日愜幽赏，复此凌壮观。未为造物妒，天宇纤云散。疗渴趋僧寮。雪乳一瓯荐。谡谡来松涛，坐久忘日盱。既张题壁归，蓬窗诧余伴。”

湘乡陈诣重侍御毅，有《东陵道》一篇，传为诗史，有单行本。侍御文章气节，均为时所推重。其遗集本有其乡人愿为刊行，嗣以忌讳甚多而罢。余友黄公渚曾钞示侍御诗数篇，兹录于此。《西山》云：“秋色满西郊，秋心引客劳。寻思避地苦，宁解看山豪。日暮群羊下，风哀一雁高。峰头近天处，应见海束涛。”《寂寂》云：“寂寂生遥夜，浮生寄托微。更繁风乍定，灯暗月多辉。佳日看看尽，频年事事非。如何北渡雁，了唳向东飞。”《萤》云：“萤火来何处，飘流度一生。徒添秋草恨，无补夜窗明。碎影乘风乱，斜飞点露轻。清光谁惜汝，终古是冥行。”《蝉》云：“鸣蝉在空柳，侵晓客心惊。风声楼无稳，霭稀思更清。高洁自信，凄激难为平。四海蝮螭沸，何人识此声。”《京居杂感》三首云：“寸土天王地，谁教域外沦。已成虞芮讼，犹信蜀吴亲。瓠脱终非汉，丸封早不秦。中宵一片月，空照海西滨。”“莽莽黑龙江，波涛日夜撞。画河闻玉斧，表界失铜幢。鹬蚌都非利，蛟鼉未易降。晚来风更恶，飞雨打寒窗。”“枝海潭鞠小，潜楼著史才。未开韦曜讲，还靳孟坚台。大雅堪俦匹，清伦有鉴裁。虽非公辅地，人物汉元来。”

归安朱一屯侍郎祖谋，生平专力于词，为诗极寡。其遗集中有诗一卷，亦不尽为自作。兹从刘翰怡《希古楼勘书图》录得一篇，是其亲笔。诗云：“举世皆鹜新，斯人嗜稽古。委怀惟琴书，乐志匪场圃。吾皇信圣人，一怒天下睹。谁知毫翰间，犹足想神武。白头卧沧江，岁晚惊臣甫。整襟一登楼，飞白传天语。宛委知荒唐，二酉亦尘土。庶几比天禄，青藜照夜午。”

侯官陈金缕，石遗老人之子。传其家学，诗极遒隽永。《同铁庵法源寺枣花寺看花，约次日为公园之游因雨而止》云：“饱看丁香與牡丹，王城春末尚深寒。追惧莫怅吾生寡，造物都如人意难。已觉风前花簌簌，况听帘外雨潺潺。扶草树欣新沐，可似中年强自宽。”《赋轩前藤花葡萄》云：“簇簇生新压架斜，累累结实望犹赊。满庭花气烘人暖，半牖朝曦盼汝遮。树栅植援皆托庇，带萝被荔足矜夸。吾生樗散兼蓬转，只合桑阴自种瓜。”

天门周沈观中丞树模，晚岁居旧京，与其乡人樊樊山相倡和。国变后，达宫中以能诗而寄迹朝市，又皆鄂天门籍者，惟此二君。《秋日同樊山笏卿游枣花寺

看红杏青松卷子》云：“汗人厌街尘，掉臂寻幽寺。行经白纸坊，疾过屠牛肆。闯门骇僧雏，兹游诚造次。虚堂荐茗果，未解客来意。人竞牡丹时，胡独以秋至？自适匪适人，因心为取舍。拙庵《松杏图》，宣南有遗事。世换更偷夺，旧观还此地。题咏纷麻竹，可存什一二。王《渔洋》朱《竹》旧风流，樊左吾气类。不署纸尾名，防遭来者议。掩卷步僧廊，长楸留晚翠。沙数阅尘劫，骨体老不媚。重为百年物，绕树增叹喟。归路趁斜晖，浊酒取微醉。惟应盘山师，识此寥寂味。（志璞和尚号拙庵，明末削发盘山为僧。康熙间被召至京师，居枣花寺。今为崇效寺。《红杏青松卷》存寺内。）”《和樊山泊园赏菊韵》云：“如今菊样半新陈，杂山秋容转胜春。闲裹自成仙一日，寒中难得友三人。（谓樊山竹笏及子）。鸭壶烂煮师卢俭，鲑菜多名笑庾贫。玉碗蛾眉宁有此，浪凭刻画恐非真。（答衣诗意）。”题中笏卿姓左，官位稍次，亦鄂中能诗者也。

樊樊山方伯增祥，自州县官起家，游升至江宁布政使，曾一护督篆。诗词皆以侧艳擅长。未达时，见知于南皮张文襄。其《江汉炳灵制义》，润色多出其手，为一时士人模效，持为科举利器。《大雪两昼夜势犹未已喜赋》云：“月拚十金买甜水，不如煮雪玩茶蕊。诚心默祷侑以词，顽云冻作黎祁块。玉龙百万从天下，见首两日未见尾。初觉锦衾五更寒，晓望琼楼互百里。离宫粉塑金鸂鶒，故家银镀铁狮子。千夫扫街填沟杓，十床溜冰迷途轨。敲戛风竹夜有声，堆垛寒松朝未已。玳瑁云中碾玉尘，鹿胎地上净瘢。朱门争向大官羊，白屋坐愁砂锅米。即今上苑百花开，来年京圻二麦美。人心于天各恩怨，老怀即物成悲喜。庞尘五间闪电窗，冰油薄醮桃花纸。映书不眩秋水瞳，临帖频呵姜芽指。妻孥团园坐向火，煮饼煎酥自料理。颇念天公于我厚，求雪即雪尺有咫。亟收梅办杂芥中，还拾瑶华入诗里。闲人闲事转更忙，好景好诗宁止此，愿及西峰雪未醒，出郭访梅长耳。”

侯官郭春榆侍郎曾忻，工诗，有《亥既集》，歿后定本名《匏庐诗存》。《次韵樊山前辈喜雪诗》云：“六出花开谁翦水，不待攒苞与敷蕊。催雪得雪诗有灵，假我文章须大块。今年三白屡愆期，赴壑蛇行没尾。朔风一夜卷飞，知度龙沙几千里。冻缩先惊牛马毛，埋深定殄蝗蝻子。老农望泽久悬来，倦客闭门方扫轨。堆琼积素浩无垠，彻夕连朝殊未已。光明大放净尘翳，诊厉尽消脱疮。便应饭瓮歌老坡，惜少画图颠写米。兴至聊为汗漫期，座闪俱是东南美。街南樊叟迹久疏，忽展新诗真失喜。好语如穿九曲珠，传观已贵《三都》纸。相呼白战奋先锋，想见忍寒呵冻指。与公京国同羁凄，旧日巢痕谁复理。尧年鹤语但增悲，瞻望桥山犹尺咫。偶从园绮游橘中，只合阴何拨灰里。天公作戏付诗料，破涕为欢赖有此。不嫌布鼓傍雷门，政恐阳春乖里耳。”